

人间节气

章宪法

上好的时光描述，中国人一向不太喜欢用颜色。春天来了，要说“立”。“立”是一个动词，“立，住也。从大立一之上”：大者，人也；一者，地也。这是一个宏大叙事与壮阔描写，借抽象的大地为活动场域，春天由远及近，生动而来。第一个节气“立春”，便是人与春天立于大地，或人与大地立于春天，荡荡兮一幅时光画卷，哪怕是不杂五色的一纸墨本。

还必须用广角镜头与散点透视，苍穹之下，雨水赶了过来，哪怕依旧仅为水墨。动物很小，这需要工笔，也可只信笔点染，它们睡了很久，顿时一一惊醒。当植物也醒来的时候，时光便是浩荡的“春风”了。

这个时候，常有文人过来，杜牧问酒，王安石说绿，实际上他们要说的并不是酒与绿。杜牧其实是劳顿的，奔波在黄、池、睦、湖诸州；王安石其实是憔悴的，沉浮于新法与旧法之间。忠于王事，追求清明，一旦节气轮转，时光便翻腾出浓郁的生活气，所以郑板桥说：“几枝新叶萧萧竹，数笔横皴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郑板桥的品茗时光，新竹萧萧，一些人劳作田间，一些人穷究宇宙。农耕时代，节气带着骨节的质感，质朴得如同哲学。

从盛夏到严冬，先人对举了三对节气：小雪与大雪，小暑与大暑，小寒与大寒。上好的时光，只有量变，没有质变。“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”。时光的韵律，是一篇略带童音的《千字文》。小满则是个孤独的节气，始终否认大满的极致状态，欧阳修《小满》云：“夜莺啼绿柳，皓月醒长空。最爱垄头麦，迎风笑落红。”欧阳修只列举了麦子，散落的花瓣，顺着时光这根琴弦，坎坷的欧阳修满怀对时光的鉴赏。

时光会不会有坏掉的一截？有位作家说：社会有节，人性有气；人生百年，有守有为，不同的节气只是生命的不同状态。善待时光，一切都是不期而至。甲骨文中的“至”，是一支远处射来的箭，带有

温度，落至地面，就是夏至的时光了。这个时候有些热，尔后暑气尽除，时光呈现白色的痕迹，液态，晶状，然后雪花由小到大，有条不紊地叠落在时光里。杜甫在吟诵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这是多大的心志呀，耐心守候，差不多二十四个节气流动了一个轮回。杜甫完全不是一个闲淡的人，犹如长年挤公交，坐高铁，随一艘船匆匆来回。饮食功名，鸡零狗碎，杜甫一生的漂泊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时光从未紊乱，仍旧是美的。

有位执着的友人写了数十万字，二十四节气，一个节气一个节气地写。传统中国以农耕生根立命，每一个节气早已摸得滚瓜烂熟，甚至将节气抚摸出包浆。但是，现代社会终结了那些，节气的书写，还能写出些什么呢？让人释然的是，这只是一部以节气为题的自然文学作品，写的是每一个节气的更迭带给人的期盼与惊喜。一切人间的美好总是如约而至，而且必定如期重逢，如是生活有了四季，时间有了痕迹。如水的时光中，有了可触摸的冷暖，可以闻听的声音。二十四个节气，犹如二十四带着响声的骨节，不再痕迹了无。

李白与苏轼很是相似，文人的执念，无常的祸端，也似节气一般如期而至。没有人像大地一样饱经沧桑，也没有人像时光一样历尽磨难，李白《立冬》云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苏轼《癸丑春分后雪》云：“雪入春分省见稀，半开桃李不胜威。应惭落地梅花识，却作漫天柳絮飞。”砚墨是雪，桃李是雪，一生仕途挫败，一生锦绣文章，无论进入怎样的节气，雪花始终是时光中明白的具象：晶莹，透剔，清凉味，清爽气，自然而然，又像刻意为之，一生的一地鸡毛，无不扬起一片欢腾。

裹挟节气的时光，浸润着最深沉的生活哲学。日子可以无数次重来，惊喜与期盼也只是频率。所有的终了都是开始，从任何一个节气开始都是正好。



大地 李昊天 摄

吹着海风啃锅盔

肖遥

一大早，小姑烙了葱油饼，叫我一会儿去西岛带上，想想这画面多么炫酷——在文艺又浪漫的西岛，别人都在赶海，捡鱼虾吃海鲜，而同为淑女的我则坐在礁石上，吹着海风，啃着锅盔……这是继承了秦军打仗的传统吗？小姑说你别笑，出去就知道了，还是咱家乡饭实在、顶饱！这几年住在海岛，小姑他们只要在附近旅行，都会烙个葱油饼，带两个苹果上路。

小姑如今定居在海岛，老两口每天做的还是家乡饭，说的是醋溜普通话。听说姑父刚来的时候，在小区里溜达，用手机放秦腔，哇哇呀呀的老生唱腔听上去哑哑嘶嘶，被人追着批评：“大哥，咱这儿可是文明小区，您这也太吵了吧！”其实姑父也听不懂秦腔，只是他潜意识里想让自己周围充斥些乡音。但这些暗搓搓的思乡之情，小姑不会承认，相反，她会极力证明自己海岛买房的正确性：“让你爸妈也过来！空气多好，我们来了五年，连一次感冒也没有过！”毕竟在亲戚们眼里，一向循规蹈矩的小姑年老时背井离乡跑到天涯海角，过着举目无亲的生活，多少有点突兀和任性。

小姑19岁就嫁了人，年轻时的她精神始终是紧张的，头发从来纹丝不乱，她给我扎辫子，我头皮都要疼好几天。小姑的婆婆是村里的有名的“歪”（厉害）老太太，话说在黄土高原的农村，小姑婆家是村里唯一一尘不染的，小姑只能比婆婆更勤快，她种地种菜养猪养鸡，洗衣做饭养儿育女，记得年幼的我看到小姑做饭，跑去帮倒忙，会被小姑习惯性教导：“揉面要三光（面光手光盆光），一个不光，婆婆都会骂的……”小姑的聪慧和自律，被严厉苛刻的婆婆也挑不出啥刺儿来，获得了“个子碎碎（小），还挺麻利”的好评。

但被柴米油盐淹没的小姑骨子里是不甘心的。小姑婚后恰逢恢复高考，她不止一次说过，看到小叔子揣着书进进出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——要不是这么早结婚，她也能考大学啊。后来城中村改造不用种地了，年近不惑的小姑考取了幼教资格证，开办了一个幼儿园。这个叫“大海”的幼儿园是附近口碑最好的，小姑爱孩子，她带孩子们唱歌跳舞做游戏，给孩子们做好吃的，几乎所有大海幼儿园的孩子上小学后，都会吵闹着要回幼儿园找“莲妈妈”。我印象里这个阶段的小姑是最精神焕发的，孩子们的天真烂漫深深地感染了她，他们的天马行空也给了她很多启发，让她对人生也有了无穷的憧憬和幻梦。

小姑有着这么一个星辰大海的梦，细细追溯还是有端倪的：小姑青年困守家庭、中年创业，一直住在大西北，没怎么出过远门，就像《海的女儿》里最小的人鱼公主，心怀着对外面世界最强烈的向往，就连儿女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“海”字，这个叫海的种子在合适的时机就会发芽。最小的孙子上学以后，小姑就把幼儿园交给儿媳，“事了拂衣去，片叶不沾身”，她开始去各地旅游，越走越远，直至五年前，小姑忽然干了件这么有想象力的事情——在这个山清水秀的海岛县城定居下来，不为投资或传承，只为纯纯地享受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。

年少时的我一直以为小姑拿的是田螺姑娘的剧本，没想到老年小姑把自己过成了小龙女。我觉得小姑不必自证，与很多患得患失的同龄人相比，与年轻时“不敢多说一句话，不敢多走一步路”卑微焦虑的她相比，如今的她活出了真实的自我，实现了很多人人生梦想，比如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，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。

百花亭楹联指误

马自明

安庆卫校前身为1943年诞生的“安徽省立立煌高级助产护士职业学校”，为全省最早开办的公立医学教育学校，于1945年开设药剂专业，开创了安徽省药学教育之先河。1946年改名为“安徽省立安庆高级医事职业学校”，现更名为“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”。

1948年7月，安徽省立安庆高级医事职业学校药剂科的首届毕业生学习完毕，即将离开学校到社会服务，全班学生共同计划在校内荷花塘南侧重建百花亭，同时拆除荷花塘东侧已破败的旧亭，留作纪念。学生们请马轶尘先生撰联一副，悬挂于亭。马轶尘先生为安徽著名回族

教育家，1946年至1949年间任安庆联立中学训导主任，同时兼任安徽省立安庆高级医事职业学校的国文教师。马轶尘先生热情允诺，随后撰联一副：“一亭清景柳与水，三载春风苦亦甘。”此联对仗工整，对句精巧，意境雅致，不仅赞美亭在池边、垂柳成荫的胜景，也有对学子的勉励之意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年的百花亭和楹联都已不复存在。为何以后记载和引用的书籍上均为“一池清景柳与水，三载春风苦亦甘”，原因不详。

2024年，因在互联网上查考历史资料，无意间浏览到一张1948年7月安徽省立安庆高级医事职业学校毕业生在百花亭前的留影，马轶尘先生所撰百花亭的楹联清晰可见，而现在广为流传的楹联“一池清景柳与水，三载春风苦亦甘”的上联第二字“池”字有误，应为“亭”，即“一亭清景柳与水，三载春风苦亦甘”。今记录于此，供研究者们借鉴。

